



《正午報》(下·之一)

《正午報》內，有幾個中堅人物，除了之前提到的湯建勳，李傑大姐也是其中一位，她是中樞樞樞。

當年《正午報》吸納了一批年輕記者，有五六個之多，負責帶領這些年輕記者的是李傑大姐。

李傑大姐的地位很超然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董事局內的成員，但她卻是直接向張問強老總負責的。她表面沒有實際的銜頭，平時只以資深記者的名義出現，但她卻有左右大局之能耐。

張老總也特別器重她，事無大小，都找她商量。李大姐(我們報館的人對她的暱稱)的先生是香港新中綫網行(周奕兒說是「正南行」，應該是筆誤)的股東之一。家住中環羅便臣道高尚地段，她本人的思想愛國、有點激進，做事幹練老辣。

我在年輕記者中，屬於比較勤快而且不錙銖必較，我們單身男子宿舍，平時大都是由我一個人打掃，我也把夜間採訪任務攬於一身，凡此種種，為李大姐所嘉許，甚至要我帶頭組織政治學習班。

但我的骨子裡卻有一種逆反心態。記得有一次，總經理陳展讓(李大姐對他的口吻爾爾)暗地裡通知我，他的家育有一株曇花正要開放，讓我晚上到他家與他的親友喝酒欣賞曇花的盛放。

在當時嚴峻的政治氣候下，

這無疑是典型資產階級思想！我竟一口答應，其實在內心心裡上難免戰戰兢兢，此事我一直沒敢告訴李大姐。夏夜良宵，把酒坐賞曇花的開放與凋謝，雖然短暫，靜待她的嫣然展顏，在盛放後黯然枯萎，恍如孔雀開屏，展翅後陡然蓋閣收攏，同樣令人驚艷！這美好的一幕，直在我記憶中浮泛、在心中蕩漾，難以忘懷！

李傑大姐是一個十分清廉克己的人，所以她要求我們的年輕記者也要以她為榜樣，廉潔奉公兼具有「為人民服務」的精神。比如經理部為鼓勵廣告人員及編採人員找廣告，增加報館收入，規定凡找到一個廣告者，可以與公司分賬，最高可以五分，但李大姐以身作則，找到廣告一律不收佣金，我們年輕記者不例外。

李大姐身世顯赫，她認識不少達官貴人，所以一旦報館經濟陷入困難，往往由她一人奔走籌款，每每都可以一解燃眉之急。

周奕兒曾探詢於我，《正午報》在經濟困難時，曾有二萬元的捐款，他猜這筆捐款是来自郭鶴年，應該沒有錯。因李大姐與郭家關係非比尋常，我常常聽她口中提及與郭家瀟灑的關係。她是郭鶴年家族香港仔遊艇會的永久會員。

李大姐在報館扮演的角色，猶如黃大仙——有求必應。這是在報館地位舉足輕重的原因。



有心人

過往的好多年，曾志偉生日前後，總會和一班較相熟的傳媒朋友聚一晚，開心暢飲一晚。但他六十歲生日開始，這個聚會便解散了，是主人家不再應約，抑或有某種原因，沒有問，也沒有去了解！就此散隊！

不過篤信佛教的他，卻每年做一次慈善素宴，為各地的寺廟籌款，時間總是他生日的前一天！他會為慈善活動組成一大班義工團隊，全力為素宴籌備，所以每年的素宴都做得非常好，而籌款的成績都很不錯，以他的人際關係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，他們會從內地，從海外來撐場，來參與宴會中的拍賣，真金白銀地為慈善捐獻。

籌款活動中，志偉是非常有號召力的，打從演藝界有這類活動，他都是扯頭纜的主要人物，所以每年他的籌款素宴都有很多演藝界同業爭相參與，剛剛過去的一次，我們見到苗僑偉、戚美珍、余安安、張慧儀、劉錫賢、馬海倫、甘國衛、張雷、陳浩民、鄧兆尊、溫柳媚等等，以及一大班義工藝人。還有

當然的司機梅小惠、張國強。其實因為志偉對人很有心，不過就因為他愛朋友，於是朋友的事他總想攬上身，而自己事又多，每天奔波於大小事情中，也因而出現了很多烏龍事件，答應了他的他忘記了，記得一件忘了另一件，一個晚上答應三、四個朋友，朋友們明知他如此，都會心驚膽顫，不過漸漸大家都心中自有數，他肯答應已算他有心，亦不敢希冀！

說志偉有心，但有些事他亦已經可以放下，以前他搞電影，支持電影，支持電影金像獎，今天這些他已經放下，心中可有牽掛？是否真的已經放下？總之，大家都見不到他的蹤影，他亦已經甚少提及，然而他的內心不是我們可以窺見的。不過怎麼說他仍是個有心人！一個用心去待人處事的有心人！



朋友們為志偉在籌款晚宴上送了個簡單的蛋糕以示慶祝。 作者提供



痛點及按摩點

早前和朋友分享一位很厲害的按摩師，他往往是只按盆骨，已經可以令到頸部、膊頭等肌肉鬆弛下來。另一位朋友說，自己扭傷腳，醫師只是按他手指尾，腳便鬆了，十分神奇。

剛認識這位按摩師時，他說坊間有很多按摩師，應如何分辨好和不好的？他教了一個簡單的方法，若你說那裡痛，治療師就直接按那裡，他就「好打有限」了。後來看「原始點」的書，發現每個身體部位都有相應的原始點(有點像簡化穴位，但不完全是)，任何部位不適，都有相應要推按及加熱的區域，而並非直接按該部位之上。這與按摩師傅所言一致。

又有一次，送了一些薑貼給親友，讓她貼在腳底補補身子。她有天覺得扭傷了手肘，貼了在手肘，之後便腫了。那裡傷，不應該直接貼在此。很多物理治療的

新研究發現，冰敷長遠對傷患不好，但大家對熱敷很反感，覺得會腫，不可行。

事實上，暖敷患處的確會腫，因為正確是暖敷相應的受傷區域，簡單點可以看原始點，手肘傷，是敷膊頭；膝頭傷，敷盆骨，但最好當然是由醫師操作。他們對筋骨脈絡的理解更精準。左腿痛，可以按右手肘，我難以理解，但舒緩感卻能親身感受，十分神奇。

另外一提，身體虛弱的人，很多時候做筋骨按摩及暖敷，比吃藥會快，因為虛弱之體循環不好，若吃中藥一會兒而覺得效果不佳，可以試做按摩一會兒，感覺很直接。有位朋友的故事很深刻，他說腎功能不佳，不少西醫叫他割了腎，身體負擔不會那麼重。幸好他聰明地置之不理，壓根兒不去想，但又沒有相熟中醫，結果自己天天去做腳底按摩，最後保住腎臟十多年了。



有實無名，勝於有名無實

最近天命收到一個特殊的邀請，說是由於我對社會有貢獻，只需向某校交出贊助費，便可成為「名譽博士」。天命受寵若驚，正所謂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，我不認為自己對社會有什麼大貢獻，更不認為自己學識淵博。但我轉念一想：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「博士」頭銜呢？

當然不是。雖然當今是一個「學歷崇拜」的時代，但我也從來不對兩個兒子的「學歷」，有什麼嚴格的要求。我認為，最重要的是他們能找到自己願意付出一生來研究的功課。

不知是不是言傳身教的原因，兩個兒子也從不被「頭銜」所綁架。大兒子讀大學後，對大學的教學模式沒有興趣，主動提出要學做廚師。我問兒子是否想做「大廚」，答曰「非也」：他並沒有開餐廳的雄心壯志，只想鑽研廚藝。他想環遊世界，通過工作假期等機會，來學會如何與各種食物「相處」。

如此逍遙，頗有莊子的意味，但他又比莊子更「入世」一點，有自己所追逐的目標，為父只替他高興。

小兒子也是「知識控」，在大學時讀純藝術，推測到世界將會有巨大變化，便去參加有關人工智能的課程。讀來為何？不為頭銜，只為擁抱知識，且將來還想去別的地方讀哲學。他不會對自己的將來設限，以後或許是想做教授、學者或作家。無論如何，最重要的是，兩個兒子都知道自己內心最想要的是什麼。

作為一個從未強迫兒子讀名校的父親，當有人請我去「領取」博士頭銜時，我實在提不起興趣。反觀天命自己，若得到一個頭銜，不會令我高興太久，皆因我最想做的是暢遊書海，鑽研各種知識。若能用錢「買」到更多知識和啟發，天命大概會願意嘗試。但若只是頭銜一個？不了，不了。



在市中心遇見一匹馬

來過很多次的印尼首都雅加達，這回我在市中心遇見一匹真的馬。

一匹馬，佇在Kota tua Jakarta街上，以我有限的印尼文翻譯，Kota tua Jakarta是「雅加達老城」。我在馬來西亞和我的印尼女傭說馬來話的時候，我以為她用印尼語，所以我告訴朋友說我懂印尼話，等到我人在印尼，和印尼人說話，聽印尼人彼此交談，吃驚地發現他們不明白我的語言，同時我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。

來到印尼的其中一個收穫是，原來我的印尼女傭長期和我說的是馬來話。雖然馬來語和印尼語極其相似，但必須人在現場才更深入理解，一地的方言有一地的特色。我到印尼亞齊菜(Nasi Aceh)的棉蘭(Medan)餐廳用餐，問侍者廁所在哪兒，我說馬來文Tandas，他一臉迷糊，原來印尼直接用英文廁所叫Toilet。飯後送上來的甜品，我以為免費贈送便問Percoma? 印尼卻是英文Free 或者荷蘭文Gratis (印尼曾為荷蘭殖民地)。這些分別算是小小的。

當我們在馬來西亞說Kaki Tangan的時候，我們說的是兄弟/手足/助理，感覺親切，可是，印尼朋友告訴我，千萬別叫你的印尼朋友「手足」，Kaki Tangan在印尼文是貶詞，意思是助紂為虐的黑幫「江湖兄弟」；我在路上看見Budak Budak，印尼朋友說你還是別用馬來文吧，誤會太大了，這馬來文為「小孩」的詞語來印尼變成「奴隸」。

人在印尼，自認懂印尼語的我，結果改用英文溝通，免得一開口便得罪人。「為什麼市區中心會有一匹馬？」為了避免車上的司機聽了刺耳，我不敢用馬來文Kuda，改用中文問印尼華文作家。

雅加達老城的下午陽光依然熾熱，坐在車裡望出去，得睜起眼睛，耀眼的太陽並沒有阻擋行人上街的熱情，路上你推我擠的洶湧人群摩肩接踵。佇在人群中的馬習以為常，很適應周遭喧囂的氛圍，靜靜地，可能牠也睜着眼睛看人。黑色的馬兒眼睛畫上藍色，遠遠望過去彷彿裝上眼罩，身上的毛髮黑得發亮，主人將牠認真打扮卻不比他拉的車花枝招展，馬車座位裝飾的假花雖是塑料製成，卻五彩繽紛，燦爛

如真花盛放，缺乏的是花香。

「馬是拉車用的，許多遊客喜歡乘坐馬車遊街觀光。」印尼作家解釋。我是猜中無獎。遊人坐在馬車上，馬的速度不疾不徐，座位周邊毫無遮蔽，適合旅人看風景。一邊觀光一邊聽馬蹄在路上滴滴嗒嗒的聲音，有一種慢生活的悠閒自在，便感覺雅加達老城風光正好。

歷史悠久的雅加達，早在5世紀便出現最早的居民點，到了15世紀成為重要貿易港口，當時叫巽達哥拉巴(Sunda kelapa)。據說那個時候的統治者是巽達人。印尼巽達人至今仍排在爪哇人之後，為該國第二大民族。印尼文kelapa意思「椰子」，難怪印尼華人習慣稱雅加達「椰城」。雅加達這名字是1527年，當印度教萬丹王國的法塔西拉(Fatahillah)征服這座城市之後，改名Jayakarta，意為「勝利之城」。後來在16世紀享有「亞洲明珠」和「東方女王」名稱的雅加達，是以香料貿易為主的通商要港，也是整個東南亞重要的商業港口城市及亞洲貿易中心。

「勝利之城」老城市中心這會兒的街邊擺賣的物品不見香料，都是衣服飾物和日常生活小用品，作家說一般都是廉價且品質不高的東西。車子繼續前行，在許多包著頭巾的回教少女停下來講價購物的包包檔口旁邊，是一堵老舊的木門，門上懸掛不少肖像畫，一個穿著紅色T恤的年輕印尼畫家坐在矮凳子上，他背倚一道瘦瘦的紅磚牆，從破損程度看見歲月滄桑痕跡，雙手交叉在大腿上，閒極無聊看著大街上來來往去的遊人，抱著孩子的父親，牽著女兒的手的母親，戴著黑白帽子的小背包客，沒有誰看他或者他的圖畫作品一眼。無人問津並非非常的事吧，要不然他不會每天下午在這裡開檔。

古老破落的殘垣斷壁前的這些小販都是合法營業嗎？好奇遊客見一條全是小販的街道忍不住提問。作家沉吟一下解釋，首都太多外來人住，為了生計他們不得不當小販，執法人員睜隻眼閉隻眼，姑且讓他們有門腳口生意，不然他們偷搶盜竊走旁門左道，治安不靖變成社會問題。

事實上很多攤檔都不見生意，可能時間還不到黃昏。坐在冷氣開足的車內，仍舊感覺外頭四處流竄的熱氣像成十足的金子。這時候看見一條黃色的長形布條，一頭綁在一根電燈柱



八個女人鬥戲

已經很久沒有主動走進戲院睇港產片了！為什麼？一來港產片的片種沒有了以前的「百花齊放」，二來港產片近年看到的都是那幾位男演員，雖然角色人物有點改變，但面孔都是他們，令觀眾感覺「膩」了；相反當知道導演關錦鵬開拍女性電影《八個女人一台戲》，筆者著實是有所期待，期待可以看到一部「好戲」。

《八個女人一台戲》的多位女星梁詠琪、鄭秀文、白百何(內地女星)、趙雅芝和商天娥等同場「飆戲」，在大銀幕上實居「少見」。過去看過梁詠琪、鄭秀文不少的電影作品，總覺得這兩位女星的演技評價只能是「可以接受」，沒有很突出的表現。當然演員的表現跟所扮演的角色人物、故事劇本、導演手法等等都有著「脫不了關係」的種種因素存在；然而，看了《八個女人一台戲》真的感受到梁詠琪、鄭秀文的演技是大有進步了，不再是以往那種青澀的「傻白甜」角色。正如鄭秀文說：「我和梁詠琪兩人過去多年來都著有着很多的改變，已經不一樣了。」

八位女星各有韻味，筆者對其中一位女演員白百何的表現更有期待，與多位香港女星「鬥戲」，她交出了成績，尤其是戲中這位「假小子」與鄭秀文大玩「曖昧」的一種人與人的感情，白百何將角色「拿捏」到位，雖然她和香港演員在不同文化的演藝圈成長，彼此演對手戲依然擦出火花，足見大家的演技實力，沒有輸贏之分，只求做好台戲。

關錦鵬的電影作品，戲迷觀眾都有所期待，有觀眾說片中令人感受最深莫過於鄭秀文身穿淺灰色旗袍，於紗帳屏風輕盈漫步的場景，頓時萬千對已故樂壇天后梅艷芳在《胭脂扣》中的影子思緒湧動，恍如是「如花」這角色人物經典再現，而這一幕戲與劇本完全沒有半點違和感，是該電影成功的「一筆」。

一個白衣服紅跑鞋的年輕美少女，就躺在布條中央，深凹下去的布床正好讓她舒舒服服地臥著吃手上的冰淇淋，一邊看手機。逍遙自得的她根本不理會周圍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行人。

經過老城，時時遇到歐洲古典風格建築，尤其荷蘭式建築，從1619年到1949年，荷蘭統治印尼三百多年，不可能不留跡痕。幾次到雅加達，看見一個現代化的繁華城市，但這回鴻剛特別帶我去了國家博物館。國家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個漂亮的古老典雅建築。站在裡邊的花園拍照，園裡陳列著佛教和印度教的石雕像，藍天白雲下，照片猶如在歐洲某個城市為背景拍下。

館裡懸掛一張超大的印度尼西亞群島地圖，讓人眼見印尼真是千島之國，假如從東邊搭飛機到西部，需要七八個小時，目前沒有直航，轉機的時間更長，至於多長，就看你從哪裡走。地圖旁邊擺掛各個不同民族的人物照片，來過印尼超過十次，今天才曉得，印尼有七百多個民族，不是七個，不是七十個，而是七百多個，有些民族已經逐漸減少殺人頭，吃人肉，注意，不是沒有，是減少呀！

一進博物館，便在地上層擺滿佛教和印度教雕像前流連，印度教對印尼影響深遠，尤其是峇里島。在雅加達也有不少印度教留下的文化烙印。記得首次到雅加達，經過丹林大街的北端，眼睛被街道中央一組雕塑吸引得張口結舌，來不及拍照，群馬奔騰的霸氣結合文化悠久散發的秀氣，那氣勢叫你不得不目瞪口呆。

後來我到日惹，觀賞《羅摩耶那》戲劇表演，才聽到印尼文化深受古代印度兩大史詩的影響，一是《羅摩耶那》，印尼國徽中有隻金色翅膀的大鵬鳥，就源自《羅摩耶那》，丹林大街氣勢磅礴的群馬，則取材於《摩阿婆羅多》裡《薄迦梵歌》的內容片段：戰神阿周那駕駛戰車，馳騁於俱盧之野的情景，車上有兩個人物，勇士阿周那和他的終生戰友黑天(毗濕奴神的化身之一)。

這是一個富有與貧窮，傳統與現代強烈對比的都市，貧富不均，差距很大，但歷史悠久豐富多元的文化滋養出城市的獨特魅力，再加上當地朋友的真誠相待，結果它就變成了每一次來過以後便說不再來，但一有機會卻總又找到很好理由赴約的雅加達。



活着的死者真的死了

兩年前，我開始關注蘇州動物園裡的一對斑鰻。牠們是一對由人類一手包辦婚姻的夫妻。雌的斑鰻一直都居住在長沙動物園，雌的斑鰻在蘇州動物園。十多年前，研究人員發現，全世界竟然只剩下三隻斑鰻了，除了中國這兩隻，還有一隻生活在越南的一座水庫裡。是一隻雌性。

研究人員暗自慶幸，在一番交涉之下，以種族繁衍之名，長沙動物園的這隻雌性斑鰻入贅蘇州，做了上門姑爺。牠們在蘇州動物園共同生活了十一年頭，自然交配的可能性太小了，因為新郎已經超過80歲，新娘更是百歲高齡。圍觀的科學家不甘心，就主動插手，一次又一次借助科學技術，為牠們夫妻實施人工授精。

2012年6月24日，當世界上最後一隻平塔島象龜「孤獨的喬治」，在孤獨中離世之後，全球最為瀕臨滅絕的龜類動物的標籤，便貼到了蘇州動物園這一對斑鰻夫妻身上。讓牠們盡可能誕下一代，愈來愈讓科學家感到憂心。

很可惜，在過去十年的時間裡，對斑鰻夫妻先後進行的四次人工授精，都以失敗告終。在重視子孫繁衍的人眼裡，不能為種族綿延作出貢獻，也不過是活著的死者。

請了國際專家，為這對夫妻進行了第五次人工授精和人工授精工作。施行操作之前，兩隻斑鰻得到了一次體檢，雖然老邁，但據稱健康狀況良好。不料，雌性斑鰻人工授精之後卻再沒有能醒過來，專家們不眠不休又搶救了24小時，宣告回天乏術。

很悲哀，這次，連活着的死者都死了一隻。儘管科技日新月異，兩隻雌性斑鰻仍然無法完成綿延子孫這項艱巨的使命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一想到蘇州的雄斑鰻和越南的雌斑鰻，在各自生活的水塘裡，孤寂卻悠閒自由地隨意遊弋，我卻由衷地為牠們感到開心。繁衍並非個體存在的主要價值，更不是婚姻的主要目的。況且，每個物種的存在和湮滅，自有其遵循

的規律。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不會超過1萬年，這相對於億萬年的地球和沒有邊際的宇宙，連一瞬間都算不上。人類又何必執著於斑鰻的消亡？

常常聽到有科學家試圖借助動物化石和標本中殘留的DNA，復活早已滅絕的一些動物，比如猛獁象，比如體型碩大的恐鳥等，我並不能理解這種行為。如果是為了醫學進步，這樣的做法值得鼓勵，但如果只是為了滿足人類的獵奇心理，讓已經滅亡的物種在動物園裡再現，實在不必為此耗費財力智力。

物競天擇，世易時移。既然已經不合時宜，又何必徒然逆水而上。眼前看到花開，便擁有了眼前一亮的喜悅。抬頭望見大雁，古人會思念故鄉，廣東人會感嘆，一行肥美的食材飛過。雁字回時月滿西樓，風雅婉約；大快朵頤，也不失酣暢淋漓的嗜食本性。當下的歡愉得失，勝過所有美妙幻想和對昔日輝煌的無盡沉迷。

最後，還有一個喜憂參半的消息。今年年初，科學家懷疑越南的一個湖泊裡有斑鰻。於是採集湖水，在水中找到了極微量的斑鰻DNA，微弱又明確。於是確認，這片水域存在一隻斑鰻。但很可惜，到目前為止，這隻斑鰻雌雄未辨。

不過，我私心裡希望，這仍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雄斑鰻。



母斑鰻在進行人工授精時，不幸意外身亡。 網上圖片